

论中国结构转型中的困惑：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

曹前满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湖南长沙 410003)

摘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转型的过程,转型的终极目标就在于价值实现和效率实现。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相背离正成为当前中国转型发展的困惑。价值实现是劳动回报,是社会公平性的关键。价值实现受主观价值判断与价值认同影响,还受客观的技术实现程度和资源获取能力制约,经济主体通过技术(包括组织方式)实现经济效率,改变单位物品的价值量,从而创造出社会效益。在耗散的系统结构中,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背离,影响到结构优化。该文揭示中国社会转型中,系统结构受控,效率脱离民生;两部类生产体系的价格无关效率;失衡结构中价格无视价值等困惑及其实质。

关键词:结构转型;价值实现;效率;民生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404(2013)59-0027-07

1 耗散系统结构的价值输出导致消费抑制： 效率脱离民生

1.1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积累时期效率无关直接民生

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是生产力落后。新中国成立初,亦即工业化初始阶段,为确保国家独立与经济独立,首要目标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追赶政策,在国际封锁下,社会生产呈相对封闭的系统。因生产力水平较低(即效率低),在整个社会生产结构中,要素资源配置相互钳制。农业基础薄弱,粮食生产不稳定,还不能放开手脚搞工业。在工业建设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必然削弱轻工业的发展,因轻工业直接关系到居民消费以及直接民生改善。工业化过程就是工业积累过程,积累意味着抑制消费,在生产上抑制消费品的生产,必然形成工农产品间价格上的“剪刀差”。毛泽东虽强调工业体系上的国计民生标准,重视科技,要求“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然而工业积累时期,毕竟表现为消费生产的不足,积累的多寡表现为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因而从系统结构角度看,社会生产表现为一个受控系统,即工业生产效率提高可能通过积累这一吸纳体系调节,不表现为直接改善民生,民生改善只体现为政策

上的“仁政”^①。农民和工人消费都不高,差距不明显,在技术上的生产力水平提高有限的情况下,社会效率改善只能依赖发挥个体的劳动参与积极性,即增加劳动强度。毛泽东领导时期,也关注农业生产效率,从工农业结构关系的视角指出“农业就是工业”。指出工业化“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视合作化(即社会化大生产)可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指出先合作化再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后期发展,需要消除农民的土地束缚,毛泽东指出“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构想了以人民公社为单位,发展农村工业,让工农协调发展。结构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先合作化再工业化只是逻辑上的先后,因工业技术尚不成熟,农业现代化不能及时跟进,造成制度结构性的危机。集体经济条件下,没有处理好效率与民生关系,因而,在没有技术支持的效率下,无法维持持续的劳动积极性。

工业化过程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通过工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转移,可推进城镇化,即农村人口比重减少,城镇人口比重增多。然而,抑制消费的生产必然制约市场的活跃,从而制约城市的基本功能的完善;另外,为缓解城镇压力和确保粮食安全,实行工农二分的社会管理政策,因农业容纳劳动力弹性较大,从长跨度看,过快的人口增长使得工业化局限于城镇内部就业消化,农村因新增人口的迅速填补,城镇化效应不能显现。因此,在工业化形塑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工业化推进模式则制约社会结

收稿日期:2013-09-02

作者简介:曹前满,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哲学、毛泽东思想、区域经济与产业转型等方面的研究。E-mail:caoqianm@aliyun.com

① 毛泽东将发展重工业视为大仁政,将发展轻工业视为小仁政。

构转型和优化,效率与民生脱离则形成并固化着社会的二元结构。

1.2 外向型市场化经济时期低工资生产不为消费

社会运行的基础是生产(即劳动),在于创造社会福利,生产即价值(财富或福利)的形成过程,生产能力体现在劳动投入和效率上,即两者的乘积。对于社会财富积累来说,扩大社会生产意义重大,关键在于如何发挥既有的劳动资源优势,投入到生产中,也就是寻找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改革开放后,发展外向型经济,让廉价的生产要素进入世界生产体系,打开了中国的经济生态,似乎找到了这“第一推动力”。然而,这种经济生态表现为生产地与消费地的分离。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产能输出,即生产主要不是满足自身消费,而是更广阔的世界需求。在这样的生产与消费的结构中,生产表现为外需的投资拉动,通过廉价劳动参与世界分工,廉价劳动意味着是对消费的抑制。在此系统结构中,生产上体现为持续的劳动要素投入,即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的输入和生产的农产品通过外需的输出,因而系统结构处于耗散结构状态,无法达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生产效率与收入关联性(即民生)弱。国内市场化改革,使得经济主体多元化,积累表现为资本的盈利,即资本的社会财富集聚,宏观政策寄于社会资本的私营企业参与社会生产投资,推进经济扩张,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在技术引进或扩散中,工业生产即使效率提高了,与劳动收入提升关联性不大。

让劳动资源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固然重要,效率更为重要,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多寡。效率源自于劳动本身的积极性和技术因素以及节约(如结构性浪费等),而生产终极目标乃是民生改善。效率发挥与结构变迁紧密关联,在适应社会化生产需要,个体积极性、技术效率必须与民生改善相同步。因系统的外部输出,破坏了工业生产与消费趋向平衡的价值实现,造成生产中劳动价值扭曲。另外,工农二分的社会结构,在要素配置上缺乏流动性,农业生产因剩余劳动,造成长期农产品价格不反映劳动价值,形成积累性农业劳动价值的扭曲。粮食需求问题基本解决后,多种粮无益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即勤劳不能致富,粮食过剩易造成价值扭曲,粮食价格依赖政府保护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发挥过农业在分散经营上的效率极致,但它是小农经济的

一定程度的回归,因粮食相对过剩引起的价值扭曲使得农业在分散经营条件下,生产效率改善的成本较高,甚至无利可图,难以重回到为解决温饱时所体现出的积极性了,也不为产业资本的关注。因而,价值不得实现,效益则无法改善。

2 两部类生产之间的效率互不传递:价值无关效率

2.1 劳动价值回归途径无关生产效率改善

二元结构实质上由来自于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的部门间阻隔和不同步。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揭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无限的廉价劳动力,直到全部转移为止。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有其特殊性。中国通过外需输出释放工业产能,其实,破坏了本地域(国家)市场结构趋向平衡,维持着一定程度上的价值扭曲,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低工资,工业依赖产能扩张,劳动收入与效率无关,也无需刻意改善效率。

技术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产品中的劳动价值含量,亦降低了劳动强度。从工-农业结构关系看,若当工业生产效率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效率未获得改善,工业劳动强度下降意味着农业劳动价值的相对上升,因而农业劳动价值扭曲也是一个积累性扭曲,又因价值扭曲使得效率成本高于劳动成本,从而,在劳动价值趋近平衡的过程中,农业单位劳动创造的社会福利未明显改善,而粮食价格上涨幅度却很大。在国内-国外和工业-农业的两重结构中,存在两重劳动价值的扭曲,在劳动市场化配置过程中,因系统处于受控状态,整体劳动价值回归最终需依赖农村劳动收入改善,即依赖“三农”问题的解决。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视角看,劳动价值的平衡是源自于劳动投入量指标,而两部类生产(即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是满足不同方面的需求,粮食需求弹性较弱,而工业产品需求存在较高弹性,空间拓展性是开放的。粮食需求满足后,继续投入不构成投入-收入的增函数关系,长期积累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农产品劳动价值处于扭曲,扩大农业生产已无利可图。经过劳动要素的流动化,农村劳动转移使得农民收入多元化,增添了农业外收入。在持续的外需拉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达到新的结构平衡,这种平衡是农业劳动投入加其他收入来源

与专职工业的收入相对持平。农业生产主体主要是个体农民,是农业的劳动者也是经营者,这种平衡意味着在同等劳动强度上的劳动价格平衡,表现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价格上涨,而非通过技术或规模化经营等生产效率的改善而获得收入的增加,在农业分散经营背景下,传递到农产品价格上,即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劳动配置的平衡化结果,是劳动价格趋向平衡,使得农业生产副业化,实行粗放经营减少投入。最终,在宏观上通过供需结构,实现价格上涨。

农业受经营体制制约,当下粮食上涨是农业劳动价值的回归,缺乏以经营效率为主导的价格形成机制。这种不依赖生产效率改善而取得劳动价值的平衡必将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成本,由此被迫引起城市居民劳动工资的上涨压力。由此,两部类劳动相互影响则进入竞相涨价的胶着状态,使得整个物价体系显得紊乱,由此,在混乱中,表现在城市服务价格的依据自我期望的收入或盈利目标实行定价,与竞争性效率改善无关。

2.2 劳动市场化配置过程无涉产业整合

工业发展与农业息息相关,源自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创造出剩余和小农经济的分化。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休戚相关。而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工业化进程。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羊吃人”的方式使小农经济崩溃,实现产业整合和劳动资源的工业配置,农业逐步产业化经营。建国初,中国构想通过生产合作化,走集体经济道路,推进工业化和农业转型发展。改革开放后,发挥农民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一定程度的小农经济回归。在逐步的市场化推进中,劳动资源获得一定程度的流动。当下工农业劳动价格趋近平衡,微观经济生态发生明显的变化,衍生出近乎收益锁定来决定相关价格,与经营的生产效率无关,从而导致社会价值体系混乱,自由提价成风。经济主体试图延续传统利益机制,提价机制与价值无关,无视价值实现,沿袭不依赖技术的效率改善而谋求获得财富的集聚。财富集聚势必削弱消费实现,扭曲的价格引起扭曲的市场,从而形成扭曲经济结构。

需求是经济有序发展的动力源泉,现实需求源自于劳动力价格和劳动价值的实现,劳动力价格是否引起通胀取决于生产效率。因而在作为世界工厂

的开放系统中,就必须以提高劳动价格实现增收,若在相对封闭的经济结构系统中,有必要依赖生产效率提高,降低成本从而实现福利改善,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要素配置上的平衡是要素层面的价值实现,而资本赢利是经营层面的利润实现。当前,中国农业经营主体为传统农民,既是劳动投入者,也是经营者,仅满足综合收益的平衡,而非通过资本的商业化模式以寻求资本的社会平均利润或以上的回报。是经营收入纳入工资收入范畴,仅求得劳动要素层面平均劳动价格。正是因经营收入与劳动投入(类似于工资)的叠合,视作社会平均工资时,这必然要求社会工资收入上涨。结论是这种平衡为农业经营中的社会请工工资支付=农业经营收入,所以,农业在当前的体制下只会走向粗放经营。另一方面,因农业经营收入和劳动投入的叠合视作工资标准,推高社会劳动工资的上涨,从而进入恶性的工资上涨与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格局,与信贷、货币政策无关。而许多研究者认为是信贷资金或热钱过多的问题,要求财政紧缩,其实不然,一方面,多数资本源自于多年来的财富积累,与信贷无关,另一方面,主要源自于生产者层面的价值实现方式。也有学者将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归罪于流通环节问题,流通环节只是一般市场化运作的成本问题,而非问题的实质。

农民收入多元化,改变了对农业生产的一元性依赖,进而达到劳动价值回归。伴随工业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转移释放,近年刘易斯拐点初步显现,该拐点是农业在一定技术水平下所达到的一种剩余劳动释放的平衡点,农民工工资出现上升。由此,农业生产由低效率的精耕细作转向农地粗放经营,农产品价格出现多波上涨。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是农业劳动的价值回归,可使种粮变得有利可图。但依靠涨价的低效率农业生产力,无益于整个社会发展,还会引发整个经济系统的通胀。因此,在此关节点上,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显得非常必要。农业现代化体现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使组织化生产效益大于个体经营效益,从而析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然而,在低成本工业化高成本城镇化条件下,农田成为农民的最大的福利保障,退出难度较大。效率提升源自于是否有利可图,而当有利可图时则增加个体农民的退出难度。

3 转型的结构失衡中非效率提价:价格无视价值

3.1 劳动配置趋向平衡中价值与价格乱象

价值是人赋予的,依据人的内在尺度,即事物所体现出的有用性。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角下,价值是在一个开放和竞争的交易市场中的价格,主要决定于对于该物体的需求,而不是供给。因而,破坏充分竞争的环境或垄断都构成对价值扭曲,这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商品价值。将价值分为使用价值(给予商品购买者的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交换的量)。在市场交易条件下,物品价值体现为该物品的资源获取能力和利用能力。因价值实现存在主观赋予成分和客观的技术实现程度以及客观控制获取能力等成分。因此,价值取向、不合理的市场秩序、技术实现都会导致价值波动。在波动的价值背景下,资源价格正扰乱价值实现,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价值扭曲,甚至破坏传统的价值信条,如通过勤劳可以致富,而价值信念触及着社会伦理规范。

两部类劳动要素配置上的平衡,通过市场放开逐步实现。不平衡趋向平衡,是市场的功能所在,是不平衡结构趋向合理化的过程,实质是社会结构转型。劳动价值回归依赖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随农村家庭收入多元化而逐步实现。在农业经营方面,主要不是依赖经营的效率改善,因用工成本上升而趋向粗放经营,粗放经营并不影响其价值实现,通过在供需上达到劳动价值实现的平衡。工业化推进劳动力转移,然而这种低成本工业化(即低工资)使得生产与消费,乃至城乡、区域结构关联性弱化,并未有效推进农村居民城镇化。价值实现未必一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效率实现至关重要,当前,就生产力效率而言,农业现代化变得必要和可行。相关研究指出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的出路,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与途径(刘玉,2007);工业化与城镇化需要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和保障(崔慧霞2012)、(徐大伟等2012)。农业现代化只是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问题不是保障与否,城镇化也不是目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结构合理化,促成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

当前这种平衡还只局限于工农劳动收入关系的。市场化改革后,传统产业资本积累表现为各经

济主体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获得盈利。资本运行逻辑源自于追逐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差异引起价格差,而通过外需的产能输出和剩余劳动吸纳过程,使得整个经济体系成为一个受控下,维持着动态稳定实现利润锁定,从而影响系统内部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平衡,各种产业资本实质上通过低工资已经实现了资本积累。而这种资本积累已不同于工业积累时期,对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求,而是更多地体现为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均或不平衡,因为财富积累主体已不是代表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在世界经济环境恶化背景下,这些资金为寻求投资回报,即所谓的“热钱”,如房地投资偏热。恰此节点,劳动资源配置上达到了新的平衡,即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在劳动配置趋近平衡中,相关产业的过热或垄断性都会造成结构性不平衡,从而导致劳动价格的上涨,并传递到粮食、食品价格和用工价格上。在此结构转型的价值回归的过程中,经济主体试图通过传统方式将成本通过产品价格转移出去,因而普遍出现物价上涨的迹象。由此,造成资源不断涨价的升值错觉,从而传递出,对资源的垄断等让市场信号失真。显然,农产品价格上涨实质源自于劳动价值的回归,整个物价体系的波动则源自于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的不同步,传统的获利机制却试图延续,在劳动配置平衡化过程中,劳动力价格上涨,引起农村普遍粗放经营应对。

3.2 应对低效率而价格上涨机理的政策困惑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社会转型发展的两个方面。需求是经济发展动力源泉,相关研究倾向于城镇化创造需求。有学者揭示城镇化蕴含巨大内需,城市消费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应培育内需导向型经济(吕景春等2011、辜胜阻2011);提高劳动力价格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陈秀梅等,2011)。有学者认为我们的城镇化滞后工业化,基于城镇化能创造需求,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垄断亦能获得财政收入,需求曲解为房地产需求,也有人推算房地产对经济拉动影响。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房地产投资居高不下。城镇化的表象是房地产业的繁荣,因而,社会普遍持房地产业功绩论,进而忽视该产业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不利影响。张士斌(2010)则否认存在城镇化滞后,政府无需刻意采取措施直接推动城镇化进程,只需促进农业生产率和农民工持续增收,发展城镇公共设施和福利。实质上,是低

收入影响消费需求,也影响城镇化,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关联性。在长期以来的低工资背景下,积累主要是资本的积累,造就一批富裕阶层,而非居民收入的积累,结果,出现社会令人忧虑的“未富先老”局面。房地产业主要成为产业资本投资去处,借助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物价上涨,在货币贬值中确保着资产的收益。从居民层面看,高房价掏空居民储蓄,通过信贷转嫁给消费者,价格背离价值,违背经济循环的健康原则。产业间具有关联度,投资拉动确实起到稳增长的作用,而产业过度扭曲,必将造成社会扭曲。在劳动配置趋向平衡中,因产业扭曲的虚假繁荣,造成价值标准无所适从,影响着生产者的情绪,从而影响到传统社会福利生产行业。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国家政策也只能一手制造泡沫,一手挤泡沫。

North 指出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乃是制度变迁的最重要来源。针对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解释,相关研究普遍将其归因于货币政策、供求、成本(主要指化肥等生产资料)、国际价格传导等,结论是调控价格。就劳动力价格上涨与工业发展的关系,中行课题组(2011)揭示了农业劳动力成本向制造业工资水平靠拢的机理。也有研究指出,劳动力价格是打破恶性循环的关节点和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孙立平 2005);劳动力价格是否导致物价上涨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是否同步(王雅龄等 2012);企业能否将上涨的成本传导出去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沈建明等 2008)。而未涉及劳动价格上涨的实质和持续性。农民收入多元化推进劳动要素价格的均衡化,从而促成农产品价格机制形成。当农村劳动要素变得稀缺时,农民有决定生产的自由,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粮食价格形成趋向于农民根据劳动投入和社会平均收入的比照,安排农业生产,从而粮食价格逐步体现劳动价值实现。因而在当前的农业分散经营的体制下,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三农”问题的出路所在,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许多国家通过让农民破产的方式实现农业流向工业部门,实现农业规模化。传统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若不推进集约化,高技术化,在劳动配置趋近平衡的背景下,必将影响农业自身的发展,还影响到制造业的有序发展。

有效需求源于劳动价格及其实现,劳动价格是破解外向型经济结构问题的关键,而相关研究局限

于讨论劳动价格对物价的影响、上涨机理及防控物价上涨,劳动价格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因而直面劳动价格上涨似乎束手无策。劳动价格变动的可能传导至产生、生活乃至社会结构的多方面。劳动价值的回归在经济系统中,是社会公平性的实现,也是社会财富分配趋向合理化过程,在社会财富既定的情况下,意味着经济主体的赢利或财富集聚趋向收敛。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又因内需不足的产能过剩,政策上又得保护低价产品的输出。物品的劳动价值量并不是其社会效益的函数。用工成本的增加,可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即粗放型经营,也可成为促进农业生产高效化、集约化的重要动力。关键如何利导农业发展的方式。用工成本上升亦将成为倒逼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农业现代化前提是剩余劳动力转移,当前中国劳动资源“稀缺化”,使得劳动力价格(成本)趋升,剩余劳动力不完全转移下的农业处于兼业化经营状态,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工资提高与生产效率相协调是实质性居民增收和扩内需的途径。收入决定需求层次,从而决定消费结构;不同层次的需求存在需求弹性和空间的差异。农民收入与劳动成本不是同一概念,然而在低效率的劳动价值回归中,农民收入通过劳动价格上涨实现。劳动力价格上涨,必将以成本方式传导至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当前阶段,劳动配置平衡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劳动价格趋近综合平衡,已给制造业部门和城市居民很不适应,劳动价格上涨,也体现在粮食劳动价格上。若社会生产力不能有效改善(包括农业和工业),接下来便是劳动者与生产经营者针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博弈,而这种博弈只能通过技术或生产组织方式提高效率,打破劳动结构平衡。

4 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是结构优化之目标所在

生产与消费是构筑经济生态的基础。价值在消费需求中实现,而从需求层次看,粮食为最基本的需求,其需求弹性较小,拓展空间较为有限,意味着粮食问题解决后,多生产粮食不能实现脱贫致富,需求体现在对生活用品以及公共服务方面等,主要依托工业生产,由此拓展人的需求空间。价值体现为凝结产品中的劳动量,因而,价值实现是社会运行的标尺或尺度。资本逐利本性,促使社会趋向均质化

(如利润平均化),而技术创新不断打破这种平衡趋势,甚至破坏既有的价值体系,从而获得盈利空间,拓宽社会福利,推进着社会发展。

从整个工业生产环境看,因持续剩余劳动的转移和生产产品的输出,使得系统处于受控状态,生产与消费的地域分离,体现为劳动价值的扭曲;在结构层面上,农业劳动价值的扭曲也钳制整个社会劳动价值扭曲的回归。价值扭曲引起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衡,也造成技术成本大于劳动成本,不适宜技术效率改善,以及依赖系统的利益输出,抑制民生改善,造成社会“未富先老”的困惑。价值扭曲易造成勤劳不能致富,导致基本价值标准的困惑,影响着劳动情绪,最终引起社会价值观的扭曲。社会财富源于劳动创造,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发展工业,需将贫困人口纳入工业生产体系中,提供就业机会,创造财富和享受福利。当前,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结构问题,解决结构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价值实现是在生产-消费的结构系统中实现。而系统因输入、输出或受控呈耗散结构时,维持着一种平衡,使得生产与地域经济圈的关联性不大,亦不利于形成生活圈和经济圈乃至文化圈。城镇化适应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的需要,亦即效率的实现,通过集聚提供优质的城市服务,便构成广义的价值实现。很多学者仅从微观经济视角谈农民增收,强调农民学技术等等,也有把农业粗放经营视为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的原因。农业现代化看似一场农业生产的技术变革,其实是一场社会结构变迁。农业现代化也仅是近年因结构转型的量变积累而变得必要和可行。农业现代化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种粮有利可图;二是大量农业人口必须脱离土地束缚;三是技术能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后期发展,需要工业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设备。1950年代毛泽东构想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推进农业现代化,因科技尚未能达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先合作化再农业现代化只是逻辑上的先后,又因人民公社去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伴随城乡一体化制度构想终归破灭。工业拓展着人类的需求空间,因高效生产而获得高收益,进而吸纳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转移。在外需拉动的工业化背景下,农村因收入多元化,而改变以往自给自给或单纯以多产粮,粮食绝对过剩造成价值扭曲,农民可通过消极生产,形成农产品价格机制。当农村剩余劳动转移达到一个平衡点时,务工收入与农

业经营趋近,价值回归导致劳动价格上涨,因农村请工成本高导致农业生产趋向粗放经营,导致粮价上涨。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反映了农业劳动价值的回归,有益于农民增收,但不依赖生产效率提高的涨价机制无益于社会发展进步,增加了城市家庭的负担,同时,引起与金融政策无关的整个社会物价体系循环式联动涨价潮。

农业部门对于容纳劳动力的弹性较大。农业劳动剩余与否,不能以土地投入劳动的限度来界定,而是基于价值视角的,产业劳动力资源配置平衡的需要。所以问题必须得围绕劳动价值实现。农村剩余劳动转移有效提高农民收入,通过市场化生产实现粮价理性回归。劳动收入增加必然带来其他生活需求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活跃,即所谓的经济内需拉动,进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即脱贫。粮食价格上涨是农业劳动价值的回归,即农业劳动价格上涨,由此,转移劳动对城市劳动收入有新的预期,由此导致工业劳动价格上升。劳动价格上涨,导致农业粗放式规模生产,土地利用下降,造成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这也带给城市人民的生活压力。因而,农业不依托技术进步的效率改进的价值回归,不利于国家整体的健康发展。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获得充分释放,即达到城镇化的平衡点,从反面意义上讲,持续城镇化会影响到农业的发展,但从劳动力构成角度看,仍有庞大农业人口比重,需要及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析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城镇化是地域社会结构转型载体,以创造舒适生活为前提,通过城镇转业,有效整合资源,创新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降低生产成本,缓解粮价上涨压力。农业现代化体现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民嵌入农业产业化链条上,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发展地方中心城镇,推进城镇化构筑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载体,重新布局产能,缩短城市与乡村距离,从而田园不荒,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选(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 邸延生.毛泽东与中国经济[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2.

- [3] 刘玉. 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07, (6).
- [4] 徐大伟, 段姗姗, 刘春燕. “三化”同步发展的内在机制与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协同学和机制设计理论[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 (2).
- [5] 辜胜阻, 武兢. 城镇化的战略意义与实施路径[J]. 求是, 2011, (5).
- [6] 陈秀梅, 黄健. 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提高劳动力价格[J]. 改革与战略, 2011, (1).
- [7] 张士斌. 城镇化与扩大内需的关联机理及启示[J]. 开放导报, 2010, (4).
- [8] (美) 道格拉斯·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三联书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15.
- [9] 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 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机制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11, (3).
- [10] 孙立平. 劳动力价格: 打破恶性循环的关节点[J]. 中国社会保障, 2005, 12.
- [11] 王雅龄, 刘玉魏, 杨晓雯. 劳动成本变动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纵深回顾[J]. 广东社会科学, 2012, (6).
- [12] 沈建明, 陆云航, 郁洪. 生产成本大幅提高条件下的企业转型升级研究[J]. 浙江学刊, 2008, (6).

On the Confusion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Value Realization and Efficiency Implementation

Cao Qianman

(Industrial Economy Institute of Hunan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410003, 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the ultimate goal of transformation is value real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fficiency. The deviation of value realization and efficiency implementation becomes the confusion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Development. Value realization, is the payback for work, is the key to social justice. Value is influenced by subjective value judgments and value identity and the objective of technology level and acquisition of resource constraints. Thus, the economic agents are required to achieve economic efficiency through technology (including organization), change the units of the magnitude of value items, and create social benefits. In dissipative system structure, the deviation of value realization and efficiency implementation affects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nfusion and discloses its essence.

Key word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value realization; efficiency; people's livelihood